



剑影花魂奇侠传

司徒华文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引 子

春风浩荡，吹拂着关东大地、松辽平原。杨柏抽芽，山菊烂漫。

一位白衣秀士，风度翩翩地行走在山海关通往锦州的路上。他手中没有扇子，背上没有包袱，更没书童担着书箱，只有一柄古剑佩在肋下。不知是念书人佩着赶时髦呢，抑或是个年轻的剑客？

秀士对关东风情颇有感触，一路行吟道：

“卷地黄沙关东风，
一马平川柳青青。
不似江南闺中秀，
但看海阔与天空。”

他边行边吟，走入一片松林。

刚行不远，便听见林之深处传来错落的叱咤声与兵刃交击声。其中还夹杂有女人的娇斥声，虽是激怒发出，但仍然悠扬悦耳，使这松林之春更具色彩。

“自古关东出响马。”秀士自言自语道：“看来他们这趟买卖，遇上了扎手货！”他紧走几步，倒要看看关东的响马是个啥样子？可是，当他走进松林深处，却见三个蒙面人激斗一男一女两个蒙面人。真乃蒙面战大观！

但有一点他想不明白：强盗可以蒙面，被劫者为何也要蒙面呢？还有：哪个是响马？哪个是客人？他摇摇头，暗道：“荒唐！”

但又暗想，何不做壁上观，看看他们都是哪家的路数？谁是谁非，或许可以援手哩。

想到这里，秀士跃上一棵参天古松。那古松枝丫交错，密叶如织，恰是一个天然的掩体。

他先把场中人的大体形貌扫一眼：那位姑娘，说她是姑娘更为确切。身材苗条匀称，少见的流畅优美；因是蒙面，只是一双极秀气、极水灵的丹凤眼与两弯鹰儿展翅似的眉毛。她青丝如云，罩了块白纱头帕。那白纱头帕飘动时，还能看到斜插的两只簪花。她一身白素，连斗篷都是白杭绸绣着白牡丹花的。手中一口青锋剑，柔韧绵长，赫然是武当的“流云剑法”！

秀士暗道：“这姑娘该不是响马了，武当弟子，还不曾有当响马的先例。”

再看她身旁的那位彪形大汉，年约二十三、四，浓眉大眼，虎气生生，说不出那里倒与那姑娘有些相似。他亦手中执剑，只是并非武当剑法，而是山东义和团的新创家数。秀士暗道：“莫非此人是义军中？”

再看那三个蒙面人：一个紫红额头；一个两抹浓眉；一个印堂白皙。三个亦皆用剑，只是剑法各异。

印堂白皙者乃是河北程家庄的家数；紫红额头者与两抹浓眉者乃官场中流行的“京师剑套”，也称作衙门派。

秀士皱眉道：“看这二人乃都头一类的角色，也不象响马呀？唯有印堂白皙者还有几分江湖气。他们到底是甚么人

呢？”

白衣少女以一敌二，独斗印堂白皙者与两抹浓眉者，一见青锋剑挥洒自如，很有些大家风度。印堂白皙者出剑又刁又狠，剑剑都是刺向白衣少女的致命处。他一招“织女穿梭”被白衣少女封住后，趁她斩向两抹浓眉者之机，从她背后偷袭一剑！这一剑恰恰是少女后心位置！

白衣少女似乎背后长了眼睛，一招“反弹琵琶”，开出他凶狠一剑，并跃身拔起，青锋一旋，并击二人！

秀士在树上暗自叫道：“好俊的功夫！”

印堂白皙者与两抹浓眉者各自以“横架金梁”的招数，封住白衣少女的青锋，然后一个刺她前胸，另一人却刺向少女的臀部！

白衣少女娇斥道：“下流！”反手一招“秋风扫落叶”，狠狠荡开两抹浓眉者的长剑！秀士在树上也暗骂道：“卑鄙！”

那边彪形大汉与紫色额头者倒是旗鼓相当。虽然剑术都不高，但是斗得十分认真，又非常激烈，大有血肉之搏的势头。彪形大汉以力克敌，每剑都用足气力，所以施招常有疏漏之处，而紫色额头者则以攻取人，往往趁彪形大汉剑招用老之时，急忙攻上一剑，逼得彪形大汉有些紧张。

白衣少女经常提醒道：“哥哥！剑招不能用老！”

“妹子放心！”他一边应着，剑招却又一次用老。本是一招“仙人指路”，应该刺出即收，而他却以为此剑必中，于是用尽力气，恨不得在那人的胸口刺个透明窟窿！紫色额头者急闪身形时，马上一招，“横扫千军”，迫得彪形大汉赶忙回剑相救，勉强磕开长剑，险些被腰斩两截！

每每在这种危险时候，白衣少女便分出一招救援彪形大汉，不然早为紫色额头者所算。

树上的秀士，摘了一把松针在手，他准备减少白衣少女的分神。不知怎的，秀士就认定白衣少女与彪形大汉是正路人。不光因为她是武当弟子或身段眼睛漂亮，而是看他们本份，且功夫不欺人，又处于劣势。

正直善良的人都向着弱者，秀士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每当紫色额头者出狠招时，他便飞一根松针，将他的长剑击偏或荡开。

紫色额头者深觉得事情蹊跷，似乎有人从暗处发暗青子，但又不见有甚么暗青子击在剑上。暗道：“邪门！”彪形大汉也纳闷儿：剑不曾磕在他剑上，为何他的剑每每要刺到自己身上时竟然被荡开了呢？“真是怪事！”

然而，彪形大汉心里是高兴的，无论它怪不怪，反正自己省了多许力气，也少担许多心。唯有白衣少女明白，而且也看到了一般人难于发现的、劲疾而又力道极强的松针。她知道这是“摘叶飞花”的功夫，非武术大师而不能及。暗道：“今日有高人相助也！”

为了表示感谢，她含蓄地说道：“千里捎根针（松针），礼轻人情重！”

她怕给对方听出破绽，一转而为：“尔等再猖狂，姑娘要你命！”剑随话走，一招“风云乍起”，连击二人。

树上的秀士暗自赞道：“到底是武当门下，招子雪亮！”又想到她恩怨分明，知轻知重，便决心再助她一臂之力，击败那两个恶徒。想到这里，看准机会，朝印堂白皙者飞弹一根松针。

印堂白皙者恰好一招“拦江截斗”，封白衣少女的一招“白鹤亮翅”。但剑刚出手，便被震向旁侧，而白衣少女的

青锋剑已削到胸前！

形势万分危急，生死即在眼前！他回剑不及，只好硬下铁板桥，那青锋擦胸而过，削去上衣的前襟，并割掉一个乳头！

他惊出一身冷汗，而后又一个“倒猫”，连滚带爬，逃向松林深处去了。

剩下一个两抹浓眉者，见印堂白皙者已受伤逃走，顿觉失了仗持，于是呼哨一声，与那紫色额头者各自虚晃一剑，亦逃之夭夭。彪形大汉哪里肯放，挺剑追下。

白衣少女喝道：“哥哥勿追！小心上当！”她哥哥那里肯听，径直朝林深处追去。

白衣少女冲秀士隐身的松树一揖道：“多谢高人援手，待追回家兄，再行答礼！”说罢转身追下，眨眼间没入松林之中。

秀士自松树上跃下，冲白衣少女隐没处望了一眼，笑了笑，转身朝正东走去。

目 录

引 子

- 第一回 千佛手仗剑惩恶寇 (1)
花斑狼倚势陷善良
- 第二回 移花接木剑客充巡抚 (9)
调智运谋侠女冒公差
- 第三回 接状纸大堂复审 (17)
诉案情少成倒供
- 第四回 平冤狱师兄审师弟 (25)
捉凶手督台抗抚台
- 第五回 四武师行刺廉公馆 (38)
二侠士决斗义和店
- 第六回 新巡抚明断斩恶贼 (49)
屠督军密谋害清官
- 第七回 徐啸云重认师兄 (59)
彭浩天再查疑案
- 第八回 死囚徒二上大堂 (69)
假公子初进妓馆
- 第九回 露真象颜如玉吐情 (78)
藏祸心衣万青行刺
- 第十回 恶贼中途劫烈女 (86)
奸佞京里参忠良

第十一回	突然袭击巡察逼巡抚 即时到案小官救大官	(93)
第十二回	长白孤雁酒楼遇异客 绝情判官抚顺刺公差	(106)
第十三回	小姑娘迎战大侍卫 真妇人寻到假相公	(113)
第十四回	传情话玉蝴蝶心花怒放 睡冷床母老虎妒火上升	(120)
第十五回	廉夫人阴谋害人 屠督军暗潜杀手	(131)
第十六回	暗行刺错杀狗男女 明抢人误撞怪剑侠	(142)
第十七回	彭浩天初审知县 栾雨亭二刺抚台	(153)
第十八回	千佛手大度饶杀手 奸佞臣小技害忠臣	(161)
第十九回	李朝山二进盛京 彭浩天初巡吉林	(171)
第二十回	真拿人公差斗恶徒 假解围巡抚骗凶手	(179)
第二十一回	套供词瓮中捉鳖 斩恶霸节外生枝	(186)
第二十二回	巡抚打巡抚真假难辨 官军追官军清浊不分	(194)
第二十三回	二老官担惊迎抚台 四义士冒险访马贼	(206)

第二十四回	救弱女阉割胡三鞭 理民情怒传贺八百	(215)
第二十五回	以毒攻毒板责知县 因仇复仇捉拿巡抚	(224)
第二十六回	贤使女客栈报信 彭浩天衙前拦刑	(233)
第二十七回	屈打成招田雪莲沉冤 明查暗访孙豪元现形	(242)
第二十八回	酒后无德泄实底 餐前有备捉真凶	(254)
第二十九回	不守成法抚台斩知县 已抱定规师兄防师弟	(263)
第三十回	道不合难从其请 理虽通勉强出迎	(273)
第三十一回	王知县断斩亲生子 林铁腿欺凌老实人	(285)
第三十二回	卓二芹上吊抗强梁 宛大侠决计拿贼人	(292)
第三十三回	聂壬平纵寇劫路 刘永和识奸解围	(307)
第三十四回	彭浩天山城遇危难 沈雪莹客栈惊鹰犬	(316)
第三十五回	乐极生悲玉蝴蝶飞去 时蹇运衰铁飞熊闯来	(334)
第三十六回	酒肆里岱王受控 密林中侠女争锋	(344)

第三十七回	智女子巧赚傻姑娘 少侠客幸遇老江湖	(353)
第三十八回	“傻八刀”激战“水花蛇” “千手佛”力挫“金翅鹰”	(365)
第三十九回	落贼手英雄受辱 识新朋傻姑动情	(372)
第四十回	山路上凤仙缠齐鲁 小镇里啸云伴素娟	(380)
第四十一回	二衙役误认沈雪莹 众义军撞倒杨文远	(388)
第四十二回	小酒馆初识沈尉和 大手笔两败洪永烈	(395)
第四十三回	“追星赶月”被追求救 “风云一闪”得遇娇娘	(404)
第四十四回	双剑合璧斗鹰犬 两厢情愿各有心	(415)
第四十五回	得佳丽英雄纵酒 除恶贼女杰隐名	(423)
第四十六回	谢总兵怀恨追巡抚 王队长中箭落江心	(436)
第四十七回	小客栈侠女服愚徒 五凤楼剑客降精英	(450)
第四十八回	玉蝴蝶三招转危局 千佛手二次踏险途	(458)
第四十九回	因贪图“西魔”受惩 缘好善“死囚”得救	(466)

第五十回	恶贯满盈血戮巡按府 逼上梁山脸丢辽阳居	(482)
第五十一回	西川二魔刚败去 川陕一雕又飞来	(490)
第五十二回	神雕轻敌输得可怜 蜘蛛弄巧败得更惨	(498)
第五十三回	救师叔关上胜剑魔 贺莹妹酒楼遇色鬼	(508)
第五十四回	强收徒师父受制 险入京栾老担惊	(519)
第五十五回	白日游街遇夫人 午夜入宫惊太后	(526)
第五十六回	空中传杯淫魔助力 座间比武秀士偷袭	(538)
第五十七回	传帖示警都头触惊 搭船行窃洋人震怒	(548)
第五十八回	进士当响马时局所迫 抚台投义军大势所趋	(559)

第一回 千佛手仗剑惩恶寇 花斑狼倚势陷善良

艾府的更鼓已敲击了两下，热闹了一天的庭院，此时万籁俱静，只有蛩声阵阵，透进绿色的纱窗。

纱窗内，绣帷中端坐一位新娘子。因盖了三尺见方的红绸子，不知她的容貌如何？但从她苗条的身段和半露的一双纤纤玉手来判断，新娘子该是很秀气的。

洞房的陈设很华丽，楠木牙床锦缎被褥，丝织罗帷；八仙桌上摆满了花瓶、漆器，更有一对唐三彩龙耳壶映照满室生辉，墙上挂着《西施浣纱》的美人图，两边各衬一副字画。新娘子似乎从未掀开盖布看一看自己的新房，是家教严谨呢，抑或是不屑一顾？

突然，房门咣当一响，撞进一个华服裹着的肉球儿，他五短身材，圆头胖脸，大腹便便，一似刚刚吹鼓的气球。他翘翘起起，好像滚进来的一般。他满脸酒气，眼邪嘴歪，晃晃悠悠地扑到新娘子面前，瓮声瓮气地说道：“美人，少爷给你除去盖头……”

他一把扯去她头上的三尺见方的红绸子，露出了新娘子的花容月貌。她俏丽的脸上既无喜悦，亦无羞臊。秋水般的明眸含着愤怒，碎玉般的牙齿咬着仇恨！

“唔！美人生气也动人！”他从八仙桌上抓过蜡烛，举到新娘子面前：“美人，笑一笑，笑一笑嘛！”

新娘子把头扭向一边。新郎动了火气，伸手抓住她的秀发，骂道：“你爹死了，还是你妈死了？！跑我们家来吊哭丧脸！”她把手伸进被子底下……

新郎又骂了声：“贱货！”把她拉向自己，并把蜡烛凑近她的鼻子，阴险地笑着道：“听人说烧了鼻子才会笑，是吗？”

新娘子并不躲闪，怒目而视。他又把蜡烛凑近一些。
“怎么样？再亲热亲热？……啊哟！”

蜡烛落地，满屋漆黑一片。他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推开新娘子，怒骂着：“小贱人！你好狠毒！”

新娘子于暗中拼命用剪刀刺他，但终因体弱不支，又加上新郎的左挡右架，而没有刺到致命处。

刺中的几剪子，既浅且不是要害，反激怒了新郎。他从墙上摸到一把长剑，照定新娘，便下死手！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见纱窗打开，一条白影箭似地射入房内。

只听咕咚一声，不知是谁倒在了地上。

“嗤啦”！火折子一闪，点燃了蜡烛，新娘子面前站定一位英姿勃发的白衣秀士。他二十五、六岁的年纪，伟躯丰仪，俊美威严。头戴方巾，身著白袍，腰悬宝剑。他用脚踢起地上的长剑，右手一探，抓住剑柄，以剑尖指着倒地的新郎官，怒喝道：“起来！”

那新郎官真听话，叫起来就一粘轱爬了起来，垂手站在旁侧，浑身抖动不停。那布满花斑的圆脸，也微微直颤。

“艾白德！”

“哎……”

“你仗势抢掠民女，知罪吗？！”

“我……我有罪，饶我一遭吧！”

那秀士走近一步，正声道：“念你初犯，暂寄一颗狗头在项上！”说罢，长剑突然出手，在他胸前由上到下一划。

新娘子吓了一跳，细看时，只划了一尺长半寸深的一道血槽。

那秀士又道：“今夜给你留个纪念，倘若再犯到我的手里，定摘了你的狗头！”

艾白德脸儿煞白，哭喊着倒在地上“哎哟”不止。

那秀士探手挟了新娘，纵身从窗户跃出，消失在暗夜之中……

这位秀士姓彭名钺，字浩天，山东莱阳人氏。因进京赶考不第，无颜回乡，才流落关东，欲寻师弟“长白孤雁”徐啸云闯荡江湖。彭浩天十六岁中秀才后，曾投“云峰仙翁”学剑五年，艺成后意欲随师弟徐啸云游剑中原。不料为家父所阻，才又重习文章，于二十四岁考取举人。转年进京应试，但因对策不合时局，故而名落孙山。

今日行至兴城，目睹了艾衙内强抢民女，便生出许多感慨。暗道：“倘若自己在有生之年登了甲科，定要当那监察御史，一扫天下贪官污吏，解生灵于倒悬。”然而，他虽有鸿鹄之志，怎奈试官偏不点他做进士，如今眼见官家子弟横行。黎民百姓受苦，心中大为不满！嗟叹之中，手触剑柄，于是又生出一个主意来：何不仗剑入宅，救那民女逃出火海。这是他第一次学那侠客义士的行为，从县衙救了那民女，并亲自连夜护送她全家至城西南乡下亲戚家，才又取道回兴城。

这是一条沿海的蜿蜒小路，两侧尽是岩石、沙窝。由于潮起潮落，那岩石都给冲洗得光秃秃的。就连沙中的鹅卵

石，都光得发亮。蚌壳、海螺壳，俯拾皆是，在日光照耀下，放射出七色的光彩，非常好看。

正走之间，忽听远处传来喝斥之声，不由得停下来辨析方向。他顺着声音寻去，走出将近十七、八丈远，便见一块硕大的岩石，声音就是从这岩石后边传出的。

彭浩天绕过岩石，方见在一片开阔地上，有两个持剑的汉子，在拷问一个姑娘。那姑娘二十上下岁，虽是满面沙土，但难掩其俊美的面庞。她鹅蛋脸儿，白里透着粉红；一双丹凤眼，浑似明珠两颗；眉如鹰飞，鼻似悬胆，口若含樱。头上虽是簪花不整，但青丝如云；衣服尽管擦破，然而无损于婷婷玉立的身材。

肋下吊着个很精美的鱼皮剑鞘，剑不知失落何方。看来她还是个习武的。

“咦？”彭浩天忽然想起那日林中所见蒙面的白衣少女。再看她那双丹凤眼，鹰飞眉与那匀称的苗条身段……愈看愈象是她！

她被反绑在一棵秃了枝叶的干树干上。连脚也被勒上一条丝带。

那两个汉子，一个紫红脸，酒糟鼻子；一个刀疤脸，两抹浓眉。

彭浩天想：还是他们两个！只是今日少了个白晳印堂者，但他想不明白：这位武当弟子的武功高出他们许多倍，为何反败在他们手下？

他正自思忖，忽听：

紫红脸喝问道：“说！你哥哥在哪里？！”

姑娘怒目而视，一个字也没吐出来。

刀疤脸道：“二哥，少跟她啰嗦，这是个榆木脑袋，不

劈不开窍！”

他走近姑娘，把剑尖触到她胸前，沉声喝问：“说不说？！”

姑娘两眼喷火，“哧！”剑尖划开她的前襟，露出雪白圆润的胸脯。姑娘挣了一下，两眼几乎瞪出血来，骂了声：“卑鄙！”

“哈哈！你害羞了？”刀疤脸又把长剑触到她的腿部，淫笑道：“三爷索性给你亮亮底！”

姑娘急得要死，她拼命挣扎，绳索已勒进肉里。

“说不说？！”

姑娘继续骂道：“可耻！”

“哧！”她的裤子被挑开，露出少女洁白如玉的两腿……

紫红脸再也忍耐不住，冲上来道：“再不说，二爷先和你玩玩，看你日后怎样做人？”

说时，便把裤子退下，一把搂住姑娘……

“畜牲！看某家取你狗头！”随着一声断喝，打半空落下一个人来。

彭浩天脚一点地，宝剑分击二人。紫红脸、刀疤脸吃惊不小。紫红脸来不及提上裤子，举剑来隔彭浩天的宝剑。

长剑出手，才发现这公子使的竟然是口宝剑。但欲收已晚，但听喀嚓一声，长剑断为两截。宝剑断了长剑，余势未消，剑尖划到紫红脸的左胳膊上，削出二寸深的一道血槽。

紫红脸吓出一身冷汗，脚下一用力，纵身跃出圈外，提着裤子逃走了。剩下一个刀疤脸，显然不是彭浩天的敌手，只三、五回合，便抽空逃之夭夭，彭浩天也不追赶，一跃至姑娘身后，挑开绳索，并脱下自己的袍子，往她身上一搭，说

道：“穿上！”

那姑娘急忙穿上他的白绸袍子，系好腰带，这才扭项回头躬身谢道：“多承公子相救，请受小女子一拜。”说罢就要跪下去。

彭浩天急忙扶住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姑娘挣他不过，只好作罢，遂问道：“恩公贵姓？”

“唔——”彭钺摇手道：“不可如此称呼，学生姓彭名钺，字浩天。以后就叫我的名字好了。”

姑娘道：“怎好这般？”

彭浩天道：“正该如此。请问小姐的芳名是……”

那姑娘又福了福道：“小女子姓沈，名雪莹。”

好俊雅的名字！”彭浩天又打量她一眼道：“果然名符其实。”

沈雪莹自己看看自己，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那袍子她穿了确实又肥又大，直盖到足面。

彭浩天道：“咱们到兴城去，再买套新的。”

“嗯。”她答应着，却走向海边。彭浩天一愣间，她已经回来，边走边梳拢着满头秀发。经过一洗一梳，虽不曾涂粉，但那脸儿格外白净红润，散发青春的光泽。

他心中暗道：“果然如雪晶莹。”

他发现彭公子在审视自己，于是也大胆地正视他。他伟躯丰仪，英俊威凛，且又飘逸潇洒，风流倜傥，书生气中透着豪爽，威严之中又掺着温和。

她第一次打心里爱上一个男人，一个尽善尽美又洞察过她隐秘的男人。但是，她想这又不可能如愿以偿。瞧他的年纪，约有二十四、五岁，又是有家资的公子哥，岂能无有家室？“既或他有家室，我沈雪莹也愿意做妾。”她心里这